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十一)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彩色圖照刊第六頁)

十七、出國訪問來龍去脈

當年不管是真作貿易，還是掛上貿易一點邊，有路道，就想向進出口公會鑽之營之。其中是否都是為了沽名釣「魚」，本人頭腦簡單，就不得而知了。

也許有的認為在公會當上理監事，若進一步，再當上常務或理事長，可能就算社會賢達了。一旦如願得償，人家吃肉，我喝湯。買地、建樓、裝潢、出版印刷，如果有油水，又可以見者有份，跟著撈兩個，找點外快也是好的。其實倒不盡然如此，首先要看每個人的傾向與意願，清者自清，濁者恒濁。倘若真有路道，也要看你道行與功夫，有沒有本領與機會打入核心。其實經過小可多年

深入了解，有的志不在此，僅希望不掏腰包不花自己的鈔票，就能去前線勞軍或到國外走走，就心滿意足了。說實在的，如果僅此而已，則輕而易舉，絕對人人有份。本人參加進出口公會二十幾年來，並未積極爭取，結果直接與間接，就有十多次出國遛達。所謂直接就是公會自己出面出國開會或訪問。所謂間接，就是由公會出路費，捧中小企業協會的場，跟著湊熱鬧，旨在人多勢眾，不會小貓兩三隻形單影隻，不好看。大家所以如此默認，乃由於劉今程這位仁兄好高騖遠，也確實有魄力，他在民國六十年當選了國民代表，又在民國六十年組成了一年中企業協會，他是創辦人

透過黨部關係，在民國六十二年進了進出口公會。並指定在公會要當常務，後來更上層樓，「黃袍加身」又當了理事長。其所以要打入進出口公會，端在想利用進出口公會的人力與財力，來充實中小企業協會的各項活動。說起來，這也無可厚非，他並未拿進出口公會的公款藉飽私囊，不像蕭圳根巧取幾仟萬席捲而逃。

劉今程除了對人目空冷漠，沒有親和力。同時，又有點文過飾非，不肯坦率外，他的儀表，他的天賦，他的毅力，的確不同凡響。加上力爭上游，赤手空拳，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從民國三十八年起，逐漸形成廣泛的人際關係，就不能不佩服他的手段高強。他能用流

暢的日語與英語，在國際會議場合，擔任主席或公開演講。不管內容是否高明，他能神態自若，鏗鏘有聲的講下去，不能不叫你對他刮目相看了。接著風雲際會充當美國國會與總統早餐會亞洲地區聯絡人以及總統府國策顧問，工商界又爭相禮聘他擔任董事長。照說，地位越高，待人接物，應該愈發謙和才對，結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反而，他倒標榜念過東北大學如何如何，到日本又留過學如何如何。其實，真有學問不在標榜學歷。假若，中國人受中國教育，用中國話演講，若沒有充分內容；那麼，外文再好，不會越過中文思維範疇，只能說敢講而已。不必自視很高，騙外行人。何況勝利復員，民國三十四年劉今程才十六、七歲青少年，瀋陽又被蘇聯老毛子變相佔領，東北大學是否絃歌不輟，按部就班上課，待考。他又在民國三十八年就來到台灣，那年不過才二十歲的青年。到底東大唸了幾年，不詳。後來一度充當稅務主管，績效如何，待查。風評不好，可能有之。他對這一段過程，卻諱莫如深，故本人說他不夠坦率。

他的太座是不才底門生，他的女公子又在筆者事務所工作。他跟韓德厚、苗育秀同過事，本人亦與韓、苗是朋友。我與他又是同年進的進出口公會，他競選理事長時，陶子厚又要躍躍欲試，設若我等不替他安撫陶子厚，而掣他的後腿，他能順利當選嗎？不才對他，應該說非比尋常。但我們二人始終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點也不熱絡，見面點頭而已。反而，他的同學好友沙聚乾先生在中企協當秘書，與本人相識在中小企業協會。人不親土親，一見如故，非常投緣。處處對我擡愛，從民國六十四年起，沙聚乾老兄，參照不才一技之長「量能授官」，以節稅與行政救濟為題，由中小企業協會主辦，廣邀中小企業會員為聽眾，安排小可四度蒞臨協會作專題演講。旨在替本人廣結善緣，用為增進會計師業務。「師父領進門，修煉在個人」。有沒有增加業務，看你自己講的內容，有無誘惑力，有無人緣。人家沙先生用心良苦，受者不該忘情。接著於民國七十二年中小企業協會改選第五屆理監事，沙秘書又預作安排要本人充數。

當該會監事，迄第七屆任滿，頭尾十年。將心比心，我不能不感念沙兄對不佞的厚愛，與劉今程相比，則判若天淵。

1. 崑赴中東拓展貿易

中東地區，一般說法，位於蘇彝士運河以東，臨地中海、紅海、波斯灣、阿拉伯海周遭。包括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度。其中除以色列以希伯來語、伊朗以波斯語為國語外，其餘均以阿拉伯語為國語。可見阿拉伯語使用範圍甚廣。其實，「中東」這個名詞，我個人用起來，有點無奈，本應該叫西亞，才對。中東是站在英國以殖民地立場向東看，才有「中東」「遠東」等地區。照說，我們不該跟著人家殖民口吻一齊吶喊，什麼「遠東航空公司」，「遠東百貨公司」，遠東這個，遠東那個。細加推敲，假定人家叫你「南蠻」「北狄」，你自己會跟著採用嗎！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這個貿易訪問團，由本人領軍，於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出發，連同公會同仁俞定遠、華視記者許某與旅行社領隊黃天健，以及會員十五位，總共十九人，一切就緒，開始登程了。

原則上，所抵達之城市，都舉行酒會，展示商品，並拜會有關單位以及拜託刊登廣告或電視宣傳。凡是前來參觀者，均由本人及團員親切接待。同時駐在大使或商務參事，亦均蒞場指導。

(一) 黎巴嫩——貝魯特

我們第一站先到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該地係歐亞商品集散中心，亦是招攬各國人士前來觀光之所。除以色列之外，均可落地簽證。該城山川明媚，市區繁華，道路井然，建築宏偉。愛好運動者，在初夏時刻，上山可以滑雪，下海可以游泳。到了仲夏季節，部分行人卻會身穿厚絨大衣在街上行走。問其故，卻說防熱，以免體外熱浪襲身。

我們住在 PHENICIA HOTEL，本人恍然大悟。原來黎巴嫩就是古代腓尼基人出海貿易所在地。當晚不佞與俞定

遠應領隊黃天健邀，找酒館喝酒，用為解乏。不料該酒館客人很多。侍應生對我們三位，遲遲未予理會，引起黃天健不滿而叫罵。店主看我們都是黃面孔，以為是「日本赤軍連」來鬧事。因為當時日本赤軍連十分猖狂，店主暗地電話叫來軍警，用軍車把我們三人帶到一個軍事單位，看了護照，知道不是日本人，但仍拘留不放。自認出師不利，在志忑不安當中，少不了想到家中妻小，他們會不會牽腸掛肚，會不會想到，我目前生生死未卜的當口，在胡思亂想中

，想到京戲男起解戲詞「兒想娘忙叩首，娘想兒來珠淚流，兒是娘身一塊肉，兒行在千里，母耽憂。……」又想到一個風流故事，縣太爺試探偷情的書生，是否真有才華。乃出對曰：「本縣昨夜聽更，聽到三更五點，五點三更，五更二十五點，點點不差。黑夜牢中苦，紅幃帳內歡，因歡致苦。」書生答曰：「學生今日卜卦，卜得六爻八卦，八卦六爻，八八六十四卦，卦卦有靈。青龍房上吉，白虎當頭凶，逢凶化吉。」縣官憐才，申誠之後，也就放他一馬，了事

。我們折騰到快天亮，用行賄方式，每人拿出十塊美元，付了三十元美金，這才釋回，我們這真是因歡致苦，自討沒趣。聽說，赤軍連在該地區無法無天，與軍警時有衝突，倘若當時而被誤認，卻格殺勿論，豈不冤哉。

(二) 埃及——開羅

行程中原有敘利亞，因為該地有游擊戰，恐生意外，而取消，於是改去開羅作一日遊。抵達後，直奔金字塔，正趕上有人進入塔內，只要付錢，便可跟進。付錢後，尾隨爬行，爬到中段為一正方形中庭。直徑起碼有七、八公尺，高也有四、五公尺左右，當中置放石棺，並無屍體。瞻視過後，一心在想，七、八公尺長的石樑，如何搬上去，不能說不歎為觀止。離開金字塔在市區走馬看花瀏覽了一下，感覺上到處髒亂。又隨緣到聞名於世的「四巨頭開羅會議」場所憑弔了一下，當年羅斯福、邱吉爾為什麼選擇在這裡開會，不解。晚餐後，在金字塔附近欣賞肚皮舞，舞孃主動過來與本人合照，即照即沖，不要也得

要，一張十塊美金。出外旅遊，買個順當，只好慷慨解囊。翌日去約旦安曼，結束了「開羅假期」。

(三) 約旦——安曼

安曼是約旦首都，全市有七個山頭形成，房舍建築在起伏山坡上，全屬石牆，並無磚塊，亦無高樓。街道整齊，空氣清新。雖然夏天，晚間卻很涼爽。

我們到達時，有大使館商專處與新聞處官員迎接，並有約旦電視台專訪。然後去該國經濟部與商務會拜會。晚間大使館商專處王專員夫人親自下廚設宴款待，有大使伉儷，新聞處官員以及該國財經高級幹部參加，賓主盡歡，談笑風生。本席間及王叔銘大使，有無客串唱兩段京戲，回稱：「想想，沒有胡琴。」

商品展示會，在約旦大飯店舉行，到有來賓二百餘人，歷時三小時閉幕。稍後，不佞煩勞大使館王專員代約專車逕去「死海」一探究竟。驗證一下，地理書上所說，人浮水面而不下沉。結果是照沉不誤，可見書本也不盡然。也許我在海邊，水深則不沉也說不一定。總

算到了死海，也就滿意了。回程又去見識一下摩西用手杖觸地取水所在，二千年前的神話，如今已變成綠洲。人棄我取，一般人不肯去的地方，唯我獨享，也算不虛此行。

(四) 沙烏地阿拉伯——吉達、里亞德

我們第四站到達沙烏地阿拉伯第一大商埠吉達。該國領土佔阿拉伯半島三分之二，除西南部受印度洋季候風潤澤，而有綠洲外，泰半為不毛之地。西部全是崇山峻嶺，但少有河川湖泊。冬季偶然降雨，雨中行人，從不使用雨傘雨衣，雨水在人們心目中比石油還要珍貴。在整個回教國度裡，沙國最為保守。不准飲酒，要按時向聖城麥加跪拜，女人不許拋頭露面。偶有姦情，男女都要公開受懲。遇有偷盜，逮捕屬實，每次都要剝下一隻手指。所謂治亂世用重典，沙國社會雖然不亂，卻用重刑，於是偷搶、姦殺，很少發生。但男性規定可娶四房妻室，可見沙國男女並不平等。還有一樁大家絕對想不到，世界各國使用的阿拉伯數目字，在阿拉伯反而見不到，他們汽車牌照用的阿拉數碼，起碼

我看不懂，實在有點奇怪。我們是六月六日飛往吉達，未抵達前，先在邊境小機場降落。旨在檢查旅客手提行李，區區在埃及與舞孃合照，卻被沒收，有理說不清，徒呼奈何。抵達後倒是順利通關，由於該日適值蘇彝士運河重新開航，沙國政要，全去觀禮，僅派普通官員接待。商品展示會，到會人數也不踴躍。次日去首都里亞德，該市處處都是土坯矮房子，不像是一個富有國家的首都，頗感失望。又一日去沙國避暑勝地——汰邑夫，據說，該地旅館房間價位，貴的出奇，一天起碼就要一千美元。我們只是路過，目的是慰問嚴孝章學長領導的榮民工程處，駐沙榮民工程隊。中午承蒙該隊長熱情招待，拿出金門高粱酒，以小米粥、饅頭、豆腐白菜粉絲、還有醬牛肉、炒雞蛋等家鄉菜享客。開始大熱天喝高粱，多少有點打怯，有人提示滲點水喝，於是大家都喝起來哉。遠在萬里他鄉，喝到金門酒，又能吃到自己家鄉菜，津津有味，真是喜出望外。由於滲水喝酒，不才

頓時想起一個故事，當場就講給大家聽

以前有對夫妻檔，開酒館賣酒，為了賺錢，常在酒中先滲水，再拿出給客人喝。男生丈夫跑堂，女生老婆主廚。第一批客人上門，夫妻打啞語，丈夫問老婆：「君子之交淡如何？」老婆說：「北方壬癸已調和。」客人一聽，你們打啞語，講的是滲水，客人起身要走，且說：「有錢不買金生麗。」跑堂男生說：「對面青山綠更多。」對答的四句話

都講的是「水」，可是都沒有水字。第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第二句，北方壬癸水；第三句，金生麗水；第四句，青山綠水。聽完了，大家鼓掌，然後一齊喝！可是邊吃邊喝邊流汗，大家直喊好熱，隊長叫我到室外看溫度表，哇！攝氏四十五度。可見我們榮民兄弟，

到沙國修築高難度公路，冒著高溫，為國爭光，是如何辛苦。聽說修築汰呂夫到麥加聖城這一段工程，所有工作人員，若非回教徒，則不許參加工作。湊巧，隨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一同逃難來到沙國的官兵，清一色回教徒。不但克服了工程上人手問題，也補助了這批義士生活問題。一舉兩得，相得益彰。

大公國是七個城邦聯合組成，總人口才三十萬，總統由城邦首長輪流充任。雖然仍是回教國家，並不像沙烏地那樣嚴格，一切開放。其機場免稅商店所售酒品，標價之低，走遍天下無敵手。我要告訴讀者，從杜拜轉機歸來，高級洋酒，可以在杜拜採購。

(五)阿拉伯大公國杜拜
杜拜市區建築，已相當新穎，很多建物都夠氣派，旅館亦很豪華。可惜跟我國無邦交，以致到達時，僅有商會人員迎接。商品展示，就設在商會新館大廳。前來參觀的人數不多，但成交訂單，卻相當可觀。所有團員均喜形於色，僅住一夜，就逕去巴林。

(六)巴林
巴林是在波斯灣的一個小島，南北三十公里，東西十五公里。拜石油之賜，在整個中東地區，該國是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產油最多，而是一個最富有的國家。一九三二年，中東石油第一口油井就是在巴林開採成功。迄一九四〇年油盡井枯，然後鑛石豎旗，作為永久紀念。我們一團人馬，也到該井憑弔

一番。
本團是在六月十六日抵達，由當地旅行社接待。機場所在地，原係衛星小島，用填海築路方式與本島相連。我們下榻在商業中心馬拿馬鎮上，商品展示就在旅館舉行。來賓不多，訂單倒不少。

(七)科威特
科威特是上古巴比倫的一部分，也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一小部分。在伊拉克東南端，對海就是伊朗。空中鳥瞰，一片平沙，但市區景象，卻相當繁華，有海水淡化工廠，有汽車電影院，有露天遊樂場，有大醫院，不論那國人，生病住院，免費治療。一般民眾，均擁有美國名牌汽車。
我們於六月三十一日抵達，由漢宮樓餐廳老闆韓學斌先生照拂。代為找當地商人擔保，方始入境。展示會場即在該餐廳舉行。前來參觀的稀稀落落，且多半與韓先生相熟識。來賓與本人交談均由韓先生通譯。韓先生係政大阿拉伯語系畢業，原係駐科威特大使館官員，斷交撤館後，他就地以餐廳為業，為人

和藹。與小可雖非師生，談起政大東語系掌故，歷歷在目，十分親切，三天相處，大有相見恨晚之慨。臨去惜別，互道珍重。

(八) 後語

這一次中東行，是筆者進入進出口公會首度出國，並非以訪問為名，遊玩為實。的確為會員服務，真正拓展出口業務。起碼，接到很多訂單，端到台面，也不遜色。團員若沒有俞定遠與本人，好像就無依靠，我與俞定遠若無隨團會員，則師出無名。彼此互輔互成，由陌生而變成朋友，同時跟駐外單位有了交情。他們異口同聲說：「未想到類似跑單幫的貿易拓展團，會有你這樣一位稀有動物。」這不是辱罵，而是暱稱。都留下地址願意跟不才書信往來。二十多天下來，僕僕風塵，總算平安歸來。

2. 隨團訪問去了澳紐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天，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副總幹事姚玉璋先生，看到公會同仁，一個個隨團出國，隨團服務。由於他的職位不上不下，雖然癢癢掙掙，

躍躍欲試，卻始終沒有機會隨同出征。多少有點不服氣，可又不肯親自出頭爭取。平時聊天，他知道本人對世界地理很感興趣，於是把不佞看成他的籌碼，慫恿不才出面號召組團出訪澳紐。最好提名由他擔任隨團秘書，這樣他就可以從心所欲，如願得償了。我回稱：「不行，我做配角可以，主動爭取，我不幹。」理由是一切順其自然，連常務理事，都不去爭取，又何必假借名義爭著當團長，出國去玩。「你可以跟蕭理事長、王總幹事研商，通知會員，自費組團，由公會出面，商請駐外單位照料，你我以公會代表，隨團協助，有裡有面，豈不更好。」

姚副總，經過本人一番說詞，無奈之餘，他鼓足勇氣豁出去了。至於他怎樣跟蕭理事長、王總幹事講的，也就不必追問了。總之，最後均依照不佞旨趣來操作，一行十六人，由本人倡議請會員楊明達先生任團長，由於楊君英語流暢，人又能幹，小可與姚副總，以會務人員身分隨團服務可也。於是在八月十八日由菲律賓馬尼拉轉機，先至澳洲第

一大商埠雪梨，拜訪政府駐外單位以及僑界領袖。再赴首都坎培拉，觀看各國大使館，由他們獨出心裁且各國同意合作，各自種植代表各該國家的國花樹木或花卉，這不能不算一大特色。又去黃金海岸布里斯本，體會海水浴場沿岸柔美的細沙，別的地方是否如此，起碼我未見到。最後到南端森林都市墨爾本，在夜幕低垂時欣賞小企鵝群體自海面上岸行走鏡頭，這也是不容易見到的景象。

在出發之前，由於常住香港我的同學何世友之女公子何莉莉與夫婿，那時在台灣經商，與本人常有來往，既知她的郎伯伯有澳洲行，私下出於好意，暗中通知仍在澳洲雪梨居住的叔叔何世崑，屆時到機場歡迎，給她的郎伯伯一個驚喜，豈不好上加好。可是我的這位何世崑兄，只知道我出發日，而不知班機，他倒真是有心人，把接機當事幹，凡是有香港飛雪梨，任何一家班機，一班不漏，全天候等待。殊不知我們是從菲律賓馬尼拉轉機，就這樣交叉錯過。而他老兄並不死心，翌日再到各大飯店查

詢進房旅客名單。適巧本人外出歸來，到下榻飯店櫃台拿鑰匙，他也正在那裡詢問有無台灣來的郎萬法，就這樣兩相遇上了。這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彼此欣喜望外。然後，獲悉他到機場，迎了一整天香港班機，空悵悵。又鏗而不捨到各旅館查尋，有情有義，感動之餘，少不了熱淚盈眶。他們昆仲三位，老三何世友（老大老二我不認識已過世）前文說過，何世友跟我交往最密。不好說我對他恩重如山，可是在上海我能幫他高中入學考試成功，在大學能為他未婚妻補習功課，同時能為他說媒，說服雙方家長，又能為他安排結婚場面，最後能為他籌劃從上海到大後方等等。有這些情節，應該說，夠得上為朋友兩肋插刀了吧。後來他在香港發跡，在下我郎萬法逃難到香港潦倒不堪，那時節何世友對本人並未相助，僅像普通朋友而已，連一頓飯，都未請過。反過來，在澳洲遇上老四何世崑，青少年時，雖然認識，並無深交，我對他也毫無貢獻，可是他對我倒如此厚愛。老五何世玉，青少年時，在煙台根本毫無來往。後來他

在香港闖出世面，頗有積蓄。在下每次從台灣去香港，都蒙他熱情接待。當然此時的郎萬法已非「吳下阿蒙」，何世友亦開始請在下吃了幾頓，洗塵接風都有過，在我老郎則受之無愧。可是何世玉的熱情倒教我誠惶誠恐，好在心電感應，彼此交融。何世玉他也能常帶著三、五友好，星期六下午搭機飛來台北，下榻五星級飯店，目的是到老郎我本人家裡玩上頭尾一整天，打麻將也好，推牌九也可。志在玩，不在賭，更不在乎吃的好壞。自港蒞台那兒也不去，就在老郎家裡，有說有笑，插科打諢，一起玩就好。深夜回旅館睡一覺，第二天星期日再玩，下午興盡而歸。這種情況，還不祇一次。不才這樣敘述，若非身歷其境，誰也不會相信，好像似鬼扯胡說。可是參加的人阮蔚衡、洗總統（這位先生面龐長的像嚴家淦，大家才戲稱）迄今仍在香港，有人證，使你不得不信。其實我們之間，前後幾十年，既未魚幫水，水幫魚，相互也都無所求，僅彼此關愛。老四、老五，跟他哥哥老三對我情況相比，人情冷暖，有此差距

其故安在，不可思議。本人自省自嘲，可能由於當年初到上海，我以老大哥自居，對何世友常有管教申斥，他又事相求，不好反抗。迨其出人頭地，有了財勢後，潛意識在作祟，也說不定。所謂，好心沒有好報，往往如此。所以說，人與人相處，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好，不要過度熱誠，免得事後懊悔自責，划不來，道理在此。這立何老四，與本人在旅館見面後，硬要我脫隊跟他走，以便兩人好好聚聚。他原是富家子，倒未繼承遺產，以開計程車為業而獨立生活。於是他帶不佞到計程車司機俱樂部暢飲暢談，那天他沒有進賬，反而要破鈔。從他的口吻裡，得知在澳洲搭計程車，若單獨一人，則必須坐在前座，表示尊重司機。如堅持坐在後座，司機可以拒載。他也告訴我，絕不可問白種人的祖先是幹什麼的，因為白種人到澳洲來的祖先，多半是為非做歹的犯人，從歐洲發配到澳洲來的多，你要問他祖先，等於下他的台，給他難看。我們聊的很開心，最後，不得不依依相別，互道珍重。

歸隊後，隨團吃過澳洲生蠔，也到公園看小可愛的無尾熊以及袋鼠的生態，本人還遇上孔雀開屏。另外也見識到剪羊毛的特技，又到上述各地走了一趟，然後就去紐西蘭了。

紐西蘭與日本，除了一個在南半球，一個在北半球，季節顛倒外，兩個都在南北緯線三十幾度與四十五度之間。地形也有些類似，且兩者都是山明水秀的國度。可惜我們這次到紐西蘭，只到北島，未去南疆。聽說：南島的風景比北島還要美麗。北島也只去兩個城鎮，先到奧克蘭，後到威靈頓。只看兩處，多少有點遺憾。到達後，跟當局與僑團，應付了一下，也逕去早先移民的台灣僑胞人家拜訪休憩。為了表示親切，且買了些他們販賣的黑鮑魚。回到台灣後，才知道上當，買的是假貨。我認為這位僑胞確實不該，一般講盜也有道，騙幾個錢不打緊，騙了感情，實在要不得。

牧草，真像綠野仙蹤。到處可以看到牧牛、馴馬、綿羊，起碼「風吹馬尾千條線，雨打羊毛一片氈」與「遊人好似畫中行」的悠哉景象，在瑞士絕對沒有。寫到這裡，既講到登臨之美，忽然想起一則出題「答對」比賽的故事，獻醜說給賢達讀者粲閱。話說，清朝乾隆年間，有位探花（進士放榜後，殿試第三名，僅次於狀元、榜眼）徐廣義，他卻是進士李調元的屬官，徐氏雖心有不甘，可也無可奈何。有一次，李邀徐，在旁山臨湖之酒肆，把盞對話。一時微風乍起，吹皺了一湖春水。徐廣義自認才華高於李調元，即景出聯曰：「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請他的長官而學位未有他高的李氏指教，並賜對下聯。李調元忍氣吞聲，自不甘示弱。遙望山峰，積雪未消，一時靈感來了，對曰：「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一個先用皺面，一個跟著用白頭，都代表老態。於是徐廣義佩服了長官道員李調元的才華，並不亞於他，反而覺得自己傲慢，似有不當，乃當場陪禮。可見學位不一定高於學問。

我們澳紐一行，僕僕風塵，總算周遊了南半球，恰好匝月。於九月十九日倦鳥歸巢，又飛回台北的小窩了。

3. 參加東南亞報聘團

這一次出訪，名義上是全國商業總會，為報聘新加坡中華商會來台拜訪。同時為加強與東南亞各商業團體友好關係，順便組團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我們進出口公會理事，可以偕同另一半，僅太座機票由各個人自己掏腰包外，吃住全由公會負擔。於是乎我們的「牽手」，都跟著躬逢其盛。有男有女浩浩蕩蕩，不亦樂乎。

於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動身，廿三日返回，首尾十二天，除了拜訪開會行禮如儀外，剩下的時間，美其名是考察，骨子裡就是觀光。

在泰國除了搭乘一葉扁舟，在湄南河上，觀看水上市場奇特景象外，便是行走在建築雄偉，金碧輝煌的寺院廟宇裡。跟我們中國的陳舊古剎，不能相提並論。晚間欣賞人妖表演，有葷有素，實在不登大雅，只不過給你新奇感受而

已。

在馬來西亞參觀了錫礦，也買了錫的製品，同時遇上政大馬來西亞僑生的相互傳邀，先後不同年級的校友有七、八位之多，羅漢請觀音，在一家豪華餐廳並有歌舞助興，師生同飲其樂融融。

在新加坡，除參與團體活動外，並蒙黃奕生老弟的父兄接待，由於黃老弟的母親是新加坡華僑中學校長鄭安崙的姊妹，鄭校長又是我的同窗好友黃全庚的姊丈。有這層關係，黃奕生在民國五十年前後負笈台灣大學，經全庚兄囑託，青年學子在異鄉，我家就是他家。既然如此，人之常情，他們獲知在下到新加坡作客，乃出於至誠，不單謙飲且到處陪侍觀光。記憶中到過飛禽動物園觀賞紅鶴，也去南洋大學看了一下。最後依依不捨，揮手再見。

在印尼的雅加達曾參觀過，蘇卡諾的日本愛妃黛薇私邸。夜晚散步街頭，在林蔭道旁，竟有男女青年就地作愛情景，這種有傷風化的活春宮鏡頭，性開放到這種程度，實在叫人不知說什麼才好。印尼似乎有些落後，去一次則可

常往不必。

4. 大家去漢城 北海道

韓國，本人前前後後也不知去了多少次。第一次好像隨證券公會訪問團去過，在宴會時，不管男女來賓，身旁都有一位穿戴相同漂亮的酒女陪侍，替你拿菜倒酒，搨風甚而擦汗，體貼溫存。不像台灣酒女專門打情罵俏，以色誘人為本業。第二次大概是跟山東工商大老渡假團去的，好像在濟州島一家花木扶疏的大飯店住了兩宵，的確是個渡假的好去處。第三次可能是到煙台威海講學後，自威海搭船去仁川轉漢城，至於為什麼去，我倒忘了。記得還參觀世運會場，也看到馬路邊，販賣白色人參與販賣紅色辣椒的小販，一堆一堆論斤出售。可見物以稀為貴，我們外鄉佬，誰會想到賣人參像賣蘿蔔似的如此大眾化。

第四次是跟進出口公會常務郭家盛，組團前往，同時冒充扶輪社社員在釜山接受招待。第五次是參加學術團體有政大魯傳鼎教授，一塊去延世大學訪問。還有一次是從西伯利亞旅行歸來，自海參

崴飛漢城到青瓦台轉一圈。還有一次跟獅子會去的，到華克山莊賭場開過眼界。

台北進出口公會這次貿易訪問團，是在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由常務理事金俊英率團，我夫婦跟著充數而已。到達漢城先拜會駐韓大使館，那位大使架子十足，先叫我們在會客室等了半天。這位大使兄出見後，照單點名。聽說他是老總統當年得意部下，別的未學會，老總統點名的習慣，他倒學的有模有樣。中華民國大使館建築規劃，倒很夠氣派，可惜周遭環境有點雜亂。據說，袁世凱駐節時期就在該地紮營。

十九日逕飛日本北海道。當然形式上也有些官式訪問。然後到處觀光去了。在札幌見到另一個小型富士山，隨車遊覽市區附近所有景點，深覺頗有特色。傍晚到札幌啤酒廠參觀，喝酒不要錢，僅收少許菜餚費，旨在變相做宣傳。用為有口皆碑，以廣招徠。

廿三日飛東京抵達後先走訪亞東關係協會，日本交流協會以及遠東貿易服務中心東京事務所，一點卯後，等於告訴他們：你要招待，來者不拒。剩下

時間，自由活動。

隨團另有一位公會候補理事許水森兄與本人，另有一份互相幫助的感情，乃單獨邀約，趁他的日本友人，昭和皇宮侍衛長該日有便，可以用他的專車帶我們三人進皇宮內院轉一下。於是經過二重橋，進入天皇裕仁皇邸，一路上所

有警衛人員均向我們坐車敬禮。先參觀了裕仁天皇的生物研究室，再去接見大臣場所與盆景培養場地，以及皇家車輛陳列所。巡禮過後與警衛廳侍衛長稱謝告別，結束了一次難得的機會。聽說戰前，日本臣民，經過二重橋都要跪拜宮闕禁地，一般平民，只可仰視，不

能入內。而我們三位中國百姓，有此機緣，的確出乎意料。當日同伴問及：「你們神秘兮兮，下午到那裡去了？」經說明後，都不相信，認為我們身體發燒說胡話。後來有照片為證，反而無話可說，大家又無不欣羨不已，個人也認為的確難能可貴。（未完待續）

中外文
庫之二
十五

戴笠和他的同志

增訂再版平裝參佰伍拾元
喬家才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著。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峨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為僧、郝亞雄十不。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啟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膽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霽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

全一册平裝參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